



孟子

自卷之五
至卷之十

□ 12
3567
4



門 口 12
號 3567
卷 4

孟子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朱熹集註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本
子也

文曰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

卷之五

七

昭 41 年 12 月 20 日
原安三郎氏贈

41- 9301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
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
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
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
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
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
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
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
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性而不善。發不中
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
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
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
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
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
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
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
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
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
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成覿，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
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

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謂周公之言。而嘆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旬反
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

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

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

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

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

孟子集注卷五

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主事之

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

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

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鉶粥之

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所居反鉶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

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

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

麤布也鉶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

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

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

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

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

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

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大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

但在此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支反命世子曰然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

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及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

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徃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也此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

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

氏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大夫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以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

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教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由百畝為十分一分而取其二蓋又輕於十

一ヨリ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

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

五禮反從目從令或音普
芼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堆也盈
滿也貯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
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
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扶夫音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
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
行故取於民者無制目蓋世祿者授之士田
使之食其公田之人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
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
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

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
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
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
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
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勝國編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右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公指文公諸侯未喻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扶經界之法不惰則田定則不妄為夫授田之法則而民之豪強者惟其所取得以意并其他人之所有故有井地不均賦之法則不特取公田十二賦而暴君負吏惟其所取得以意飲其私

修政... 山... 井地... 經界... 孟子... 文公... 孟子之言... 而使畢戰主為

畢戰勝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圭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弁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

君子夫音扶夫音扶此節承上言君子小人不能相立則分田制祿不可偏廢君子養去聲君子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

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力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大... 五... 十... 二... 一...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養君子之念。及君子之祖宗。治野人之念。及野人之子弟。所以為厚君子。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

承上言井地之法。行則不但有以善其民。而又有以善其信。

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詳言井由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

子矣。

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已。

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然有意二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雖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鄉方與學，若議古之法，買田一畝，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萬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啟詳。

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赭，捆屨織席以為

食

衣去聲 捆音闊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赭毛布賤者之

服也。捆。扣。抄。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耜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養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養音雍殮音孫惡平聲

養食熟食也朝日養夕日殮言當自炊爨人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以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

何陋匹言
孟子集注卷五
山崎嘉德

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
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
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
饗人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

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饗然火也鐵耕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
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

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
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
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
耕且為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金甑之屬也陶為甑者治也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
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

卷之四書
孟子集注卷五
十五

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
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
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

也

與平聲
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
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於人者出賦稅
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
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
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
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

也治天下者豈
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
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
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
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
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禹疏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
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

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瀾音藥。濟子禮。反。潔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汎。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列。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索。曰鉤。盤。曰鬲。津。瀾。亦疏通之意。濟。潔。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

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

卷之四
五
一

後漢四書 孟子集註卷五 山崎素聖

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 長放皆上聲勞來

皆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入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求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 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易並去聲

孟子集註卷五 山崎素聖

分人以其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其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樂。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魏魏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魏魏。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

為樂

此段承上段說。前段辨折並耕之說。已下。黃陳相信師而學。許行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

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

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

陳相之所以如此者不知師之可尊也
全言孔子弟子之
尊師者

後反四書

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
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

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

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

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

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

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皜皜乎不可尚已

蒲木反皜音果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後父而無服也
牲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
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
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
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
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
道使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
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

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後反曾子不事似聖之有若陳相乃事非聖之行行故曰異於曾子矣

馱情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後反四書

孟子集注卷五

二十一

論語

山崎素軒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

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幽谷是幽暗之山谷借木比異端幽暗之道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

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

許子之道不左非有可從也

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

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

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

大小同則賈相若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賈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

倍五倍

孟子

卷之五

三

一信 五倍

許行托神農
居氏並耕之說
齊人不知人有
大小之等不可相
能托神農于價
不二之說欲辨
物也。不知物有精
粗之殊。可以同
價。

按行行之術。神農
農。其說有三。因
神農始教稼穡。造
一假之說。假假托
三代之法。乃邪說
行。滕國不惟二國
將及天下。故孟
後世治天下者。口
三代為法。其性
假託先王之言。言
皆不立也。

倍也。十倍。百倍。千倍。萬倍。

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

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

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

能治國家夫音扶莛音師又山綺

倍也。莛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

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

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履小履同價。則人

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

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

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

往見夷子不來辟音辟又音闕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

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

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

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

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

而

孟子集注卷五

五子集注卷五

三十一

山崎嘉應

倍也。十倍。百倍。千倍。萬倍。

物有精粗。猶其有大小。故使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哉。

三十一

山崎嘉應

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死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曰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

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一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

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善等。今如墨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後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得而息者。此其所擇。則又其本心之用。有終不。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繫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

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泚。聾楚怪。

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蘖。力追。反。裡。力知。反。

因。庚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蠖。蛄也。嘍。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繫土。籠也。裡。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

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

之矣。

憮音武。閒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卷之五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

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

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

可致王霸所屈古者田獵所以講武以軍法治之不見皮冠後夫之莊則為犯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

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

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故不見諸侯乃義不往非

田獵也。虞人守死園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

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

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

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

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

上告之以以下不

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

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

平。君子之心不計其終之直與不直。只論其始之枉與不枉。故惟義之與比而不肯徇利以忘義也。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

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利

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

亦將為之耶。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

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

不善御者致不獲

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

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

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

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

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

小人乘請辭乘去聲疆上聲女音廢法小人之所為也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疆

而後可嬖奚不肯疆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

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

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

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

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

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

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必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

或曰居今之世

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

五子集注卷六

山崎喜典

三

山崎喜典

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道外身，身外道。道何身，身何道？不見諸侯，三不為小節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

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為大丈夫乎？子未學

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

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

妾婦之道也。焉，於處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

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

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自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推其所自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推其所自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推其所自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也。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

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威音成纁素了，反武永反。

禮曰：諸侯為籍百畝，是而青絃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律受之，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纁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血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書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

毋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

與鑽穴隙之類也

為去聲下同舍上聲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

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

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

為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總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也泰侈也

曰否。去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

輪與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與而輕為仁義者哉。義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

木工也。輪人。興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與。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

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

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

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

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稷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牲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

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故繼無道不祀先祖也亳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
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聲為去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
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
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
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

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侯
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
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
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
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嗣食音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匪與能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此於湯之伐。紂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平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與平聲。咻。音休。

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

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

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

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

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

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

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勗。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

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

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 報奴簡反

脅有。練體。譎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污賤而不取。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

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 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侯林曰書
孟子集註卷六
十四
山陰書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
改與月攘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
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去聲

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
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
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

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音

降又胡音
胡二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
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
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
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
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委及四書
孟子集註卷六
十五
山陰書

掘地。掘去壅塞也。溼澤生草者也。地中兩窪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

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

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其欲而不不得則威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孟子卷六 五十一集注卷六

修身四書 卷之五 孟子集註卷六 山崎素行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
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
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 尊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偏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揚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

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

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故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揚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揚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揚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揚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

孟子集註卷六 山崎素行

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也

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排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揚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蒼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

揚辭可將
取也

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
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
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
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
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
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
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
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陵同蠶音
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
陵地名蠶蠶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
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
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
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惟有仲子如衆小指中
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
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
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

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
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蚘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托義。則是未能如蚘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

之也

辟音壁纊音履

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採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馘者。己頻顛曰惡用是。馘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馘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馘馘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辟音避頻與顛同顛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馘魚一反哇音蛙。

後世

孟子

山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莒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己仲子也。覲覲。駭聲也。類。願而言。以其兄受之。餽。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

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天者以其有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六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一章

孟子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一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負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孟子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一章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負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簧。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入之心也。仁聞者有愛入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

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可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

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負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

偏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克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後世四書 卷之十 三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

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

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闕同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

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合反

傳校四書 孟子集註卷之七 四 山崎嘉熙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
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
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

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斲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負之至也聖人
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負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入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
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
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孟子集註卷之七 五 山崎嘉熙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中方
負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
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
乎此則入乎彼
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

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
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
之言不仁之禍必至
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

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
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
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

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

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

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

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已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

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洽不答是也。反求諸已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

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

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

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

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裸音貫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犬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眾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眾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眾猶所謂難為見難為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

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其危利其菑者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
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
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扶夫音

所謂自
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
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

皆其
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
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
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
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惡去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
勿施於民是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
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
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

伊和四書 孟子集註卷二 三

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

也走音奏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

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與驅同獺

音闊爵與雀同鷓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

也在此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

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皆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

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辨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孟子集註卷二 三

後校四書 孟子集註卷之十一 十一 山崎養廉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

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白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直也乃天理之當行無入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

委次四書 孟子集註卷之十一 十一 山崎養廉

傳本四書 孟子卷之七 四 山崎氏集

也貴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

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

下平爾爾古字通用 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

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

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

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

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

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性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孟子卷之七 四 山崎氏集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

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作興。皆起也。蓋何木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先鯀。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

也 求仕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
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

焉往焉於 虔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不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

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
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
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

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為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關同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愬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眊焉。

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子音牟。瞭音了。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曾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於反

搜度音

度。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為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

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

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入徒為失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

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向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林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哲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曾元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

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趙氏曰適過也。問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問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問。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

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之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

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

昔者前日也館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始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

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

以舖啜也

舖博孤反啜昌悅反

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也娶無子絕先祖祀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

告也

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高知而弗去則見之
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
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
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
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
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
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
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文之密而樂之深
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
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
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

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
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
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而未始有
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
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瞽瞍底豫而天下化
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
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
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

若_レ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_レ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卷之七

孟子卷之八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一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

卷之八

五十一

一

山陰書堂

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

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

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

於漆洧

乘去聲漆音臻洧祭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漆洧一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

未病涉也江音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河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

而濟之辟與關同

辟。辟除也。如周禮闡人爲之。辟之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

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士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

矣。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

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

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銅。樂。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主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三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

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

己猶大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

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

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生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

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之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

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

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闕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不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聲反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

爾上舍放皆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

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

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顯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

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

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

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

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

聲檮音逃
杌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甲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其義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

之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

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薄微。故五世而斬。

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詞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

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

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

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反徒河夫矣夫

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也。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叩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

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汚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說其自

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為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

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何也四書
孟子集注卷八
十一
以此美其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恒胡登反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

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

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安反四書
孟子集注卷八
十一
以此美其

侯... 孟子集注卷八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

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

孟子集注卷八 十九

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必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地。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

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

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反養去聲。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

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蓋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之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實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

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賁反

儲子。齊人也。賁。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

來。吾將賙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食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施。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厭食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播家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也。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八

孟子卷之九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愬音扶。愬音扶。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愬。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為孝也。若自以為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

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辭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離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乎。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

卷之四
孟子集注卷九
四
詩經

虞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象曰謨蓋都
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
朕琴朕弫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
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
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
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
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平聲

六反忸音尼與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
舜上塗廩。擊腹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
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
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擊腹與象共下。土實
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
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
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
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
舜所彈五弦琴也。弫。瑠璃也。象欲以舜之牛
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
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
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
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
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
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
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

虞夏四書

孟子集注卷九

五十一 詩書集

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善則喜。兄弟之情自有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至為。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音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園圍焉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

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大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園圍因而未紓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誰之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于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

曰。今道州。阜亭。即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

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虐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觀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雖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

古文反四書 孟子卷之九 七

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

二天子矣

朝音潮岌魚及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盛衰感不
自安也岌岌不安之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
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
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
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
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
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
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
魂升而鬼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
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
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遍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馬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本志。乃可得之。若但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云。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

後世正書 孟子集註卷九 十一 山陰朱熹

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

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戚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

孟子集註卷九 十一 山陰朱熹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

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

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入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

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

非天與也。治去聲。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

孟子集注卷九 萬章問曰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 不傳於賢而傳於子 有諸 孟子曰 否

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

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湖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

孟子卷之九 萬章下 九

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肖，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反。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肖。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
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言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

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

孟子集注卷九 十四 山陰書院

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
 過自然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
 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

又音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
 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
 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子也程子曰古
 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
 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
 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
 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
 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
 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
 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
 也

禪音擅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
 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
 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
 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
 者孟子而已矣

後本四書 孟子集注卷九 十一 山三集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

湯，有諸？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

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天無細，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音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

委及四書 孟子集注卷九 十一 山三集

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
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
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
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
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
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
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

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
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
而使中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
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
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
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
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
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
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

伐夏救民

音推吐回反內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
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
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
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
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
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
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
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
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
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
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
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
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
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
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
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官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毫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瘡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

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阯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阯難。然猶擇所主。沉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

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

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知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南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也。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號。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

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汗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卷之九

孟子卷之十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

坐於涂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

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淅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

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處，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

樂之一終，書所謂籥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宜以始之收之。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卷之四 樂記 三

也聲中去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

何錡魚綺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

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

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是

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公。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久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一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二百

孟子集注卷一

四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食音嗣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由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也。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

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向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特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

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 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

事我者也。

費音秘 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既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人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

王公之尊賢也

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

也

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赤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

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

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言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不。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誼。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階。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

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
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
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
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
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
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
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
矣所以卻之
為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

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
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
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
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
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乎耶交以道如餽
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
節孔子受之如受
陽貨蒸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
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誅。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讀書作惠，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愍，無凡民二字。愍，怨也。言殺人之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而成，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

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谷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後

所獲之多必也

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

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不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

養之任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李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啻曉不以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進去聲

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片息而欲資其饒養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

擊柝

惡平聲柝音托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至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

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為偽反會公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田阻刮反長上擊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圃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

道不行。耻也。

朝音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耻。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

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

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上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

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罕之則周。而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

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

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

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
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
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
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
知君之犬馬畜役蓋自是臺無餽也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
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未也標麾也數以君
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

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
畜役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
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
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
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
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
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
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
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

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女下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

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與贊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贊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
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
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 繆
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
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
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
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

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
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
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亟乘皆去聲 召與之

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東篇底與砥同。砥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

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

孔子方任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

天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勸其言則不可以不知

其為人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者

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乎色貌

對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
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
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
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
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去異姓
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
可論也。

孟子卷之十

子

